



远方的种子

YUAN FANG DE ZHONG ZI

远方的种子

张少武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作者多年来为少年儿童写作的小说，故事十篇。其中有的作品如《摸鱼》、《逮鸟儿》、《欢喜岭下》等，在报刊上发表后，深受小读者欢迎。这些作品的题材多为反映农村少年儿童生活，情节生动，人物形象鲜明、语言简洁、明快，有较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远 方 的 种 子

张少武 著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28 印张 2.4/7 47,000 字

1979 年 7 月第 1 版 197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300 册

书号：R10091·715 定价：0.22 元

目 录

逮鸟儿	1
麦收以后	10
放马那天	15
摸 鱼	23
红波和他的小伙伴	34
瓜香时节	43
远方的种子	54
网	60
·	
红樱桃	70
欢喜岭下	74

逮 鸟 儿

隔壁兴林二哥家养着一个山雀儿，名叫红颧。

红颧下巴底下那块红，就跟火盆里的火炭一样。我先前以为是兴林二哥拿水彩染的，可是它在水碗里扑扑拉拉地洗澡，那颜色越洗越新鲜，一点儿也不褪；问兴林二哥，才知道它生来就是这样的。

我围着鸟笼子转圈儿。心里想着，要是也有这么一只红颧，那该多有意思！兴林二哥好象看出了我这心思似的，说：“这容易——谷雨过后，山雀飞来，带上鸟夹子，到南河湾下到树棵子里，‘啪’……”

我蹦高乐！飞似的跑到东街五保户那爱养山雀的齐爷爷家里，哀求他给我扎一个鸟笼子。回家来，我又把哥哥小时候用过的死夹子呀、活扣网呀，都收拾好了。可就是还缺一个装秫秸虫的小盒，我到处寻觅着。……

昨天是星期六。兴林二哥大清早就用一根竹竿挑着鸟笼子，挂到了他家院里那棵歪脖柳树的枝桠上。吃完饭，我背着书包去上学，红颧好象招呼我似的，撞着笼子“叽溜——叽溜——”地叫，叫得我心里直痒痒。

放学回来，我把书包往炕梢一甩，就跑去问爷爷：“这时候南河湾能不能来山雀？”爷爷掐了老半天手指头，然后哼了一声：“你看看皇历吧——哪天是小满：‘立夏鹅毛住，小满雀来全’……”

我跑进里屋跷起脚来翻墙上的日历，一看刚好到“立夏”——离“小满”还有十四五天，正是有鸟儿的时候！

我一抬头，又看见大箱盖上姐姐的雪花膏瓶儿了——头好几天我就相中这个里外光溜的瓶儿啦！用它装虫真棒！盖儿一拧，一条也爬不出来！

瓶里的雪花膏本来剩不多了，可你瞧姐姐那个“细”劲儿——一回就用小手指头挖那么一点点儿往脸上擦。真的，我不撒谎！这几天，她每回抹雪花膏，我都趴门缝看过的。

我忍不住了，上箱盖把瓶儿拧开——嘿，剩不多啦！赶忙抠了出来，看看也没处放，就学姐姐那样：也摊在手心上匀匀，都抹到脑瓜盖和脸蛋子上了。

怕她收工回来看见，我揣了雪花膏瓶就去找我的同桌二锁。我们俩溜秫秸障子、串槎子垛，足足抓了一瓶胖胖的秫秸虫儿。……

星期天一早，天刚麻麻亮我就醒了（往年都是等妈来‘揭窝’才醒）。伸手摸摸昨晚上偷着揣在兜里的饼子和虫盒还在，就猫手猫脚地起来，把被蓬成一个窝窝——做成象我还在被窝里睡着一样；然后拿上夹子，悄悄地溜出了屋子，去喊二锁。

天，晴得好象昨夜谁偷偷用水洗过、用抹布擦过似的，没有一缕云彩。

“特楞、特楞”，一帮一帮的山雀儿都往南河湾飞。打个旋儿，都钻进了南河湾的柳树毛子。

南河湾上那一排柳毛子，绿榛榛的象一堵墙。从老远就听见各式各样的鸟儿在林子里叫，简直象小学生在课堂上比赛唱歌；细听，好象还有谁摇银铃、吹口笛、按风琴……

我跟二锁，怕惊跑了它们，就特意绕大圈子钻进林子当中。

我们乐得心跳，腿和手直打哆嗦。忙着把夹子支好，埋在树棵外。地面上只露着几个小虫儿曲曲连连地动弹。

我们俩分了工：他上西头，我上东头，把鸟儿往当中“遛”。

“遛”完雀儿，我们俩就趴在就近社的麦田里了。麦苗儿还没长到饭桌子高，藏不住人。怕让鸟儿看见，只得扁扁地趴着。鼻子尖都快贴地了，顺着麦垄往林子里看。

那些鸟儿蹦着跳着朝夹子跟前来了！跳一下，大尾巴一张，就露出几根白羽毛。它们从高枝跳下低枝，挨近夹子了，近了，哎呀！它们大概看见夹子啦！——都停在树枝上不动弹。

我心跳得厉害，只等着叭哒一声……

“突突——”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倒霉！它们一下子都飞啦！是打住一只么？不！我没眨眼地一直盯着，夹子一个也没“犯”。

我急得一手攥紧虫盒，一手抓了一大把土。二锁气得两只脚乱踢乱蹬，把麦苗儿踢得“刷拉刷拉”山响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觉得背上冷丁一沉——回手一摸，一只大手按在上面！斜眼一看，二锁脊梁上也按着一只……糟啦！

“大清早你们就跑来祸害麦子……”

是兴林二哥的声音，不过这声音可不象平时那么温和了，我赶快分辨了一句：

“我……我们不是……”

“瞧，这……还犟嘴！”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，可不是——二锁刚才踢倒了好几棵麦子。我斜楞二锁一眼，趴到地上去扶。二锁耷拉着脑袋站着，嘴好象让夹子钳住了。扶完麦子，兴林二哥倒笑了：“那么你们是干啥来啦？”他已经看见我手里的虫盒了，可还明知故问。

“逮鸟儿来啦！”

“那，去看看夹子吧。”

我和二锁跟着他到林子里一看，夹子照样摆着，一动未动。

噗哧一声，兴林二哥笑啦！说我跟二锁是“苞米翁和粪蝌螂交朋友——一对儿笨虫”：

“这怎么能逮住鸟儿呢！夹子放得多密呀，象排队似的，不到一尺远就一个……鸟儿，你别看它小，可是百精百灵呢！一看到这情形，它们准惊了，知道要逮它，就飞啦！……另外，

下完夹子不能留下手印儿和脚印儿；夹子放在那里，要先看看林子里有甚么鸟儿……”

我和二锁，老老实实在地听兴林二哥给上“逮鸟课”。

他退出林子外，侧着耳朵听了听，就说：“吱——吱——的声音多，这是青头鬼儿，尾巴上面有白翎子……”

他一听声，就知道是甚么鸟儿，这多不简单！

若是林子里有“青头鬼儿”和“兰靛缸”（他说这种鸟儿浑身通兰，就好象在钢笔水瓶里洗过澡一样），夹子就得紧靠树根边放，若有红颧、“黄豆瓣儿”……夹子就要放在林子外边……

咳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难做的事情，不光是在课堂上演算术……

兴林二哥帮我们在树林里下好三把夹子，剩下的几把，他说应该放到河边去。因为太阳升起来，鸟儿都要到河边去



喝水，准保能逮住它们。

我叫二锁看着林子里的夹子，我到河滩上去下那几把。

兴林二哥一直指点我下完夹子，才回家去吃早饭。他是起五更上稻田放水去来的。

我趴在河岸边的草地上，掏出饼子来吃。

兴林二哥吹着口哨，挺着胸脯往村里走去，他倒栽在河里的影子又细又长。想着他这一身“能耐”，我可真是羡慕极了。

真的，不光是打雀，他还有不少别的能耐呢——

夏天在河里洗澡，谁扎猛子扎得最远、在水里呆的工夫最长？——就数兴林二哥！“噗噔”从这岸跳下去，“咕噜”从那岸钻出来，简直象个大蛤蟆。

再说打鱼吧。那网抛的比谁都远、都圆。等网沉到水底，他拽着上疆，要说“扣住啦”，拉上来，网里就真有鱼儿噤里啪拉地蹦——就好象那鱼先在水里给他打了电话似的……

兴林二哥是前年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。社里的人都夸他能文能武，会写会算。记得去年社里收麦子，我来拣麦穗。休息的时候，看见副社长杨大伯的烟袋上有个红石头，我问是啥玩艺儿。杨大伯说：“这是块玛瑙，我的宝贝疙瘩。”这时，正巧兴林二哥坐在马拉收割机上从旁边走过，杨大伯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，指着兴林二哥说：“他呀，可是咱全社的宝贝疙瘩！……”

兴林二哥还懂得不少种庄稼的“科学”：什么种小麦要宽垄密植呀，要拌赛力粉哪……；这些，都是姐姐在吃饭时候跟

妈讲的。姐姐常在妈面前夸他。不过，我可不知道为啥姐姐一夸他脸就红，端起饭碗来，就把脸遮上……

我是得向兴林二哥学习！学他那全身的本事和全套“科学”。当然，现在得先学打鸟儿——若是逮住鸟儿，就是姐姐怪我拿了她的雪花膏瓶也不要紧。我可以跟她说：

“姐……嘻，这是跟兴林二哥学的！”

她那样“宾服”兴林二哥，也许就不恼我啦。

太阳不知不觉地爬了两竿子多高，照得脊梁热乎乎直痒痒。我翻过身来仰面躺着。这时，鸟儿一群一群地从天上飞过。忽然，一帮金黄金黄的我叫不上名字的鸟儿，在河岸边打旋，一圈儿，一圈儿……翅膀一振，“突、突”地落到了河沿上，有的就落到我的夹子旁边了。

我的心象给谁揪着似的。

我想喊二锁，不行！一喊非把鸟儿惊跑不可。

这些象小鸡崽似的黄鸟儿，有的伸着脖子到河边去喝水，有的一跳一跳地已经凑到了夹子跟前……

“忽拉”一下，它们都飞上天了！我想，又糟啦！可是往扣网里一看，哎呀！

“……锁、二……黄……扣住啦！”我大喊着跑下河滩，全身扑到了扣网上。

二锁起了林子里的夹子也跑来了。我乐得顾不上拍打身上的土，就捧着扣网，挺起胸脯，从街东头进村，往齐爷爷家里走去。一路上，黄鸟儿睁着大眼睛害怕地望着我们。它

长的真俊！真的——这一身嫩黄的毛呀，我敢说，过生日那天，妈给我煮的鸡蛋，那蛋黄儿，也没这鸟的翎毛黄。

齐爷爷抖抖擞擞地接过扣网一看，就说：“打住好鸟儿啦！这是‘公老黄’！吃硬食、开哨早，比红颜好养活……保祥，二锁，你们好能耐呀！……”

齐爷爷这一夸，我从心眼往外乐。可是看着他笑得象自个儿得了啥宝贝似的样子，听着他咂嘴咂舌地夸鸟，我倒为难起来了：齐爷爷头两年是“一心为社的老保管”，给集体干过多少好事呵！如今他七十岁了，腿脚不灵便，眼神又不好，社里不让他劳动了。可他是个老光棍，多孤单呀！要养几只鸟儿，给他做做伴儿，在身旁吱吱哇哇地唱一唱，那该多好……

……可是，这鸟儿又是多么不容易才逮住的呀！

“保祥，你求爷爷扎的笼子明晚上才能完，这么着，你先用我的旧鸟笼子……”

“不！这鸟儿……”我停了停，回头看看二锁，二锁对我挤眼睛摇头，还扯我的后衣襟。我寻思了一会儿，没管他，一鼓劲儿还是说了：

“齐爷爷，这鸟儿，你养着吧！我们有空再去逮，能逮住好多呢……”

从齐爷爷家出来，二锁直“煞后”，“吐噜、吐噜”直劲儿抽鼻子，招呼也不答应，我知道他不乐意了。

走过社里的谷草垛，一群大家贼（麻雀）“加加加、加加

加”地在草垛上叫唤。我冷丁地想起一件事，转身攥住二锁的袖子：

“咱们去问问兴林二哥怎样逮大家贼……大家贼正孵蛋儿呢，这咱逮一个，就顶上秋逮几十个！若是把祸害庄稼的大家贼消灭光，哈！说不定副社长杨大伯也管咱叫‘宝贝疙瘩’呢！说不定县报社那个拎相匣子的人，也象给兴林二哥照相那样，给咱‘拉一光’呢！”

二锁听了“噗哧”一乐。甩开我，撒丫子就往兴林二哥家跑。

一九五六年写

麦 收 以 后

马拉收割机开进高级社金黄的麦田里的时候，真热闹极啦。社员们跟着打麦捆，妇女们前来送水，我们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拣麦穗儿；就连我那七十多岁的爷爷也来参观了：

“……用机器割麦，在咱黄旗寨可是头一回……”

“活这么大岁数，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呵！……”

几个婶子、大娘围上了爷爷：“老爷子，要分新麦子啦，可得先借给我筛面箩……”

是呀！去年麦秋，家家磨面烙饼尝鲜，就都借我家的箩。真怪——听家里人说，解放前，我家连糠窝窝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咋会有个筛白面的细箩呢？……

那还是前年夏天的事。有一回，我到杂物棚找东西，忽然看见棚顶上挂着一个筛白面的细箩。那箩上积着厚厚的尘土，结满了蜘蛛网。我很纳闷，回屋就问爷爷：

“……咱家解放前，穷得不是跟土改分来的座钟一样叮当山响吗？咋会有那样一个物件呢？”

爷爷听了哑声一笑。那时他正在外屋看磨，听了我的

话，把磨停了。到里屋让我坐在他身旁，点起烟，给我讲了筛面箩的来历，讲了十几年来一提起就使他愤怒的往事。

原来十五年前，我还有个二爷。二爷是个穷得一辈子没结婚的老光棍。老哥俩给本屯屯长、地主高大马棒当了半辈子长工，可是两个人的工钱还养活不了一家五口。爷爷火气大，不甘心再这样活下去。哥俩依仗“穷骨头穷筋浑身是劲”，就借了债，买了一匹老马，租了凡亩熟地，开了几亩生荒，自起炉灶地干起来了。因为哥俩不论风里雨里常在地里侍弄，麦秋竟收了不少麦子。

爷爷很乐，以为这下总能还上一点“饥荒”了。可是，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狼财主咋能让穷人有活路？看见珍珠似的好麦子没拉进高家粮仓，高大马棒眼珠一转，就生了毒计：他跑进城里，拉拢一个无赖，借扮成“买卖人”来到了我家。他俩左说右劝，讲柴麦子不合算，磨白面是“一本万利”。二爷说：“咱是老实庄稼人，这行道，咱干不来！”那个“买卖人”就假惺惺地说：“你们只管磨面，跑外的事，我兜着！赚了钱，二一添作五，亏了本，我掏腰包！”看看爷爷摇头，高大马棒又是威胁又是利诱地说：“……真是穷骨头……这是城里大粮栈的二掌柜，信不着，我做个‘中保’；怕出事？我那点家产还抵得上你那几担麦子！……”

一怕高村长的权势，二来也想尽快抖掉背上的“饥荒”，二爷和爷爷，只好勉强答应了。

磨坊开业，那个“商人”只从城里拿来这个筛面箩。

爷爷在老马的外套边，又加上一根杠子，帮助一走三晃腰、直打趔趄的老马拉磨。筛面的时候，怕糟损，老哥俩总是轻轻地筛。还把落在身上的面粉，用小笤帚扫到筐箩里……他们一心想着摆脱自己的困境，哪想到，等自家麦子磨完、卖掉，那个狐狸似的“商人”，竟拐了钱，无影无踪了！

爷爷气得找高大马棒算帐。那家伙翻脸说“根本不认识”那个“买卖人”，反而说这是“讹诈屯长”。二爷气得到县里告状，

结果是挨了一顿痛打……

就在二爷被抬回来那天，黑心狼高大马棒又来到我家。他阴险地奸笑着，说：“……那筛面箩，怕是这辈子甚至连你儿孙也用不着喽！……还是给我吧，换给你几升粮食……”

爷爷气得两眼冒火：“给你？我，我把它劈八半，填灶坑！”……

可是，事情过后，爷爷一想：跟物件赌气有啥用呢，就把它高高地挂在棚子里了。

多年来，在它身上积存着尘土，封裹着蛛网，更积



蓄着爷爷的恨，埋藏着 他的希望：难道世道总是这样？穷人几辈子也吃不上自己种的麦子？

.....

爷爷这个愿望，解放后，才真的实现啦。自从土改斗倒了高大马棒后，爷爷走集体化的劲头可足了。成立高级社这两年，不但自家吃到了白面，村里家家户户都吃到了。爷爷闲搁多年的筛面箩，成了“大忙人”啦，——西家“迎”，东家“请”！今年麦收前，爷爷就把箩拿进屋了，戴上老花镜，把箩圈破的地方，补了又补，绽了又绽……

麦收过后，爷爷一看，张罗磨面的人家太多了，村东村西的都来借箩，就想了一个主意。他看我放学后写完了作业，就招呼我说：“小祥呵，你把这筛面箩送到社里去，把它挂在办公室的墙上。再告诉社主任，晚上开会的时候跟社员们说一声——用箩就到社里去取，这不就省了不少麻烦？可就是要精心，弄坏了，大伙没使的！”



我把筛面箩送到了社里，当着社主任学了爷爷的话。社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老